



柳文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  
 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  
 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  
 天夫果菰<sub>魯果切</sub>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  
 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sub>音曷</sub>中草腐而螢飛是豈  
 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  
 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冗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  
 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

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窟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

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癘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鳥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鳥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癘痔草木耶

鵲說

有鷲曰鵲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

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  
武粉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  
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齧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  
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  
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  
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鴆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  
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耀音然然其動若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  
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

為未得也孰若體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  
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  
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  
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龔其掾張老夕智襄子為

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變踈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

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吐謹食音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稽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稽饋進。有司以問稽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稽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眚乎。吝乎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

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  
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  
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  
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  
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

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  
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  
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  
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  
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  
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掎磳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

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馬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  
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  
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墻名爾怒曰不可吾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  
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  
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條條音也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  
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  
作乎教蒲沒怒衝涌擊石薄水而肆平空中偃然為人拳  
然為禽敷舒為林木竭苦曷嶮魚列為宮室誰其搏而斲  
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  
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  
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  
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  
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  
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音禍賊僻邪罔人

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  
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  
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  
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貙勅俱切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  
矢矍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  
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  
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搏搏  
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  
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  
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  
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  
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音頭若是者甚衆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  
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  
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  
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  
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

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驕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文卷之十六終

柳文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以鼓咸譽清疾病疔屨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真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

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  
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  
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  
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  
日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  
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  
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  
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  
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茂。叢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竒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  
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  
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  
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  
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  
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  
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當作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  
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人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名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絕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魚隱切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  
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  
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  
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  
從之見赤軒厠抱雞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  
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  
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友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  
足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  
其病心而爲是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  
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  
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  
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蝟音蝟蝟音蝟傳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柳文卷之十七終

柳文卷之十八

駢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餼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維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躡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

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  
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  
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  
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  
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  
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  
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  
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  
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扑朝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  
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息彼則大喜噫

效之瞋怒輩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狂  
岸音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  
昂鬪骨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  
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  
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  
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皆音流血一辭莫宣  
胡爲賦授有此竒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唵呷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甯獎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曠音頻頰感喙唾曾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納以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奉  
齋音奉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衷音伯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誰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  
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  
為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譏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厲天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  
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  
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  
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育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觀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  
兮搖動禍樓卑取奉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  
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誣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  
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闢爲安佚諧下襲上  
怕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  
于帝遽入自屈暴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恒  
彼脩蚘胡切恙心短蜆穴胃外搜疥厲下索瘦胡切痔侵  
人肌膚爲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衆毒攻  
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

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無  
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  
精薈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  
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  
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  
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  
闡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符各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  
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

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竒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  
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堦堦交垤反時燠寒  
鬱悶結澀瘞寒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竒詰屈縮惡  
嶮嶮音五官嶮嶮音五官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及筋倦榮乖備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  
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其惡惟曲爲先在  
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踣跂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簡  
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

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旣  
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  
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  
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  
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  
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  
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  
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  
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  
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  
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  
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  
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感惡其腹次私且余寒切  
鼻鈞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斷害物陰妬潛  
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蠖切焉可得已凡汝之  
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咄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  
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塞吾垣嚴吾宿俾奧草不植而  
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  
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  
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勅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堅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  
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  
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陰陽爾造化爾  
道烏乎在不悲歎

憎王孫文 并序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  
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蹢勃諍號啾啾子  
亥蚩啗疆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  
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謙山之  
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  
然以是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齧蚩華蚩援後棄去  
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

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  
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躑兮衝目宜斷壙市外以  
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  
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喜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  
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狀苦兮號穹曼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庶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  
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  
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



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覺瞑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音疲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童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訛訛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特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區於兮日干爇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厥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不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曹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傑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銜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痾部部切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敲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始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

有得滌濯饗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音塞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蜾蠃蜾蠃不蜾蠃幸充腹兮唯痾之宜野夫枝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懇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懇

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瀾物莫  
威兮螻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  
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兮洋洋  
徃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  
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  
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  
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  
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  
最也今何後爲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  
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  
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今負重  
踰乎崇丘旣浮順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

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如陽以舞瀾兮魂俵俵而  
焉遊龜龜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膏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  
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因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鈞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  
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噫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

開闔兮氛霧滄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越嗽嶢嶢兮萬里一觀萃入泓坳交兮視天若

取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懸垂延閃

古今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棧鱗鱗文肌

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欽音崖蛇首稀鬣虎豹

皮羣沒互出謹邀嬉臭腥百里霧雨彌君不返兮以充饑

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滛滛

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

顛崩濤搜疏剡戈鋌時連君不返兮若霍沉顛其外

大泊評齋於倫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  
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艦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  
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號翻九垓君不  
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  
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  
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  
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  
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  
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終

柳文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嵩高圻陟次爾兮舉手排直壓弱之不慮兮堅剛以爲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  
蒼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孽狐喘  
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

今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  
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聲姑舍道以從  
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顏幽而不  
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感寒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狎龍  
愬兮終宜寘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  
汨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  
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

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遂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與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  
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捨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  
羔夷牝雞咿嘷兮孤雄束咮嗚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折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曉  
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而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  
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命緩之不可爲何  
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

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  
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  
生之惻胡本悞迫逼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  
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淚盈眶呵星辰而  
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  
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界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  
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忠誠  
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音萃音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

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  
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  
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  
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  
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  
兮狂顧徬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  
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  
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

遑仁夫對趙之惘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  
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  
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  
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  
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  
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  
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

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  
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  
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  
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  
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  
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異一卒無其端  
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而音黜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



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也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

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  
誠焉不疑礪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  
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  
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  
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  
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  
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

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開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  
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  
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俛  
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  
兮鳴鑿在御太路遵兮世廐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  
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匪  
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井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爲箴旣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  
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  
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  
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  
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  
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音偃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發備自盈秬益爲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厖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憮僅憮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鼻音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柳文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尙佐命垂統  
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  
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或音逆起爲策  
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保綏三  
秦控引漢中宏噐廓度以大帝業尙之裔也淮陰整齊天

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  
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  
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  
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  
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  
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羸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  
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  
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旣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  
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  
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  
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

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  
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  
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  
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  
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  
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  
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  
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  
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  
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

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以翊  
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  
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  
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  
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  
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惠皇  
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  
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遂據天位龜遊故都永介丕祉  
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  
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  
兵攻陷他部北包劔門憑負丘陵以張鷲猛堅利鋒鏑以  
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  
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  
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儲峙饗資取其豐穰乃遣前  
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劔門大攘頑嚙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  
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馨音鼓一振元戎啓行取



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  
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  
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  
羌鬃城侯狂猾窺隙信信魚中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  
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  
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噐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  
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掎角右逾  
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天蹈空夷視阻艱  
破裂層壘殄穢羣頑內獲固圉原天兵徐驅卒乘

暉暉他丹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  
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  
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  
位定焉萬國旣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  
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  
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  
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

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旣發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乂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  
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  
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孚乃舉明刑  
以弼聖謨則戡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  
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  
戶昨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

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  
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塢廉茨伏匿其中扶  
服卽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  
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  
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卽庶  
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  
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示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

隱宜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  
曾不是聽卽創卽字 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  
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  
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  
以孝丞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  
考叔寤莊稱醇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  
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祉祉三秀  
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  
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絞切雜擾盜弄庫兵賊

脅守帥南鈞牂牁音臧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卽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

表晉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弥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嶮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及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公而親山畋澤獻銅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

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  
允之冊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  
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甕甃坵計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阜  
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感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  
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坵至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曼凡用罰布六  
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

新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  
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  
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  
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  
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  
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  
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  
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階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父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父

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

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

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  
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  
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  
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  
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  
善而已矣

###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  
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  
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  
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  
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  
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  
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  
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  
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  
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  
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



節朽黑而無文材搗苦甲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黜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漱音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徒計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

###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音苦良盜賊水火殺殺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

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劊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螭如消蚘音九又音回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墟牙然而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

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  
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  
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  
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  
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  
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  
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  
旋吾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  
哀我哉東海若其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  
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

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  
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  
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蜣虻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  
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  
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  
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  
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  
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  
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  
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  
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

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瓢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文卷之二十終

柳文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觔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音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退掬溜播灑則罷音備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  
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楮梨橘柚苦鹹酸辛  
雖音哲啗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  
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  
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虛歟息焉游焉  
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  
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  
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  
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叶然動其喙亦勞  
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  
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  
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  
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  
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  
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上斥  
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

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  
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  
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  
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  
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  
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  
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爲祭  
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  
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  
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  
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  
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  
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  
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  
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  
卽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  
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

促數暗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鴛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第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攜瓶運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其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

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自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與侃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

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

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  
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  
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  
傲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據音瑒塲音明在魏機雲入洛由是  
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篋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  
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握炳然之文  
以贊關石鴈音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  
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  
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文卷之二十一終

柳文卷之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得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  
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  
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  
宜慰薦煦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  
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旣去大慙  
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  
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  
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

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  
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  
夫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繁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  
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  
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  
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  
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愨論忠告交道甚直  
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杲直

南陽韓安平泊予交友杲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  
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  
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  
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  
命爲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敷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  
雝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壇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  
答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  
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

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  
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  
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  
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  
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  
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  
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壩宣故  
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戎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筴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  
子論列孰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

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  
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  
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  
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  
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  
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  
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  
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  
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

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奸以立威賤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慙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

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爲序

###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  
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會  
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  
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  
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  
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  
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  
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  
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  
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  
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音苑言揚繇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挂鞶韞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  
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  
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  
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  
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

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凡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其氣象其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游是將乘  
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  
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爲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  
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長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  
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  
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  
耽學篤志之士徃徃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  
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

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  
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  
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  
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  
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  
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  
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  
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  
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寒  
裳奮懷舊都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  
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  
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  
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  
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  
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  
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筭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詎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枯  
楛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  
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  
者未大吾願予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  
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  
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  
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

由交廣臨荊州仁我君子姓恩禮重厚有賢能爲御史好  
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  
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  
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  
不盡<sub>辯力</sub>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  
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  
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sub>許</sub>  
切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  
愿慈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荊州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  
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

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  
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柳文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卽位三年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  
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  
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  
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旣上道  
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  
旣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

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比地都尉印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鉞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劾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旣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  
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  
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 送薛判官量授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  
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  
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  
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  
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  
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  
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  
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

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瘡  
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胥爲吏噫何自  
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  
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  
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  
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  
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既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既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  
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

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  
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澹發  
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  
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  
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  
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越其庭有魏絳之金  
石馬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  
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  
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  
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可患乎  
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高陽齊據者皆

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竊  
褻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  
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  
謂窮蹙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  
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  
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還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  
不得犀兕而割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  
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  
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于孔氏高  
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  
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  
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方之于釣者絲綸不屬喙  
甚直嗜有美餌者而缺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  
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

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于學爲文無謬悠  
迂誣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  
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  
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  
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  
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  
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  
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  
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劔而盟者皆  
敗北之餘也予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于是行乎  
成拜賜之信劓壓境之耻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履如

志邁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  
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  
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  
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  
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  
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  
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  
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



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天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隱而未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逢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

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擗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閭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

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爲京師首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文卷之二十三終

柳文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脩澹之養乏庾金之畜逼進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尉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

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二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際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日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

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此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美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

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係人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澣澣質厚不諱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

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  
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  
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  
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  
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  
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懾孝敬  
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  
以詩易動槌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  
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所  
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  
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  
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  
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  
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  
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  
紈縠勿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  
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耻坐而言未嘗  
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

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君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命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

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蘗，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瞻直隄城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

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  
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越湘中為鱣額客耶余既委廢於世  
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  
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  
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

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旣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巳。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旣醉克巳。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巳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今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驪甚余病瘵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 序碁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

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 卷之二十四終

柳文卷之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充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古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既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揮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廢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相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  
隄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滄湖  
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  
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  
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  
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  
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  
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  
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  
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

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  
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  
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  
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  
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  
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  
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  
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  
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  
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仇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未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去聲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竒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曹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

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

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可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闕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竒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

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瀕水窮南越以臨  
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音憑  
豐隆翹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  
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  
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  
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  
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設行  
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  
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  
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  
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  
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  
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  
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  
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  
學浮圖不能原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



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葫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勒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勃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  
統合儒釋宣條疑滯然後茂衣襪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  
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  
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  
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  
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  
不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  
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枕

與折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羣有之夥  
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  
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  
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  
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  
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  
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  
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  
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

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

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歸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非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弛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

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游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

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脩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于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挈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遜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旣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雖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道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柳文卷之二十五終



